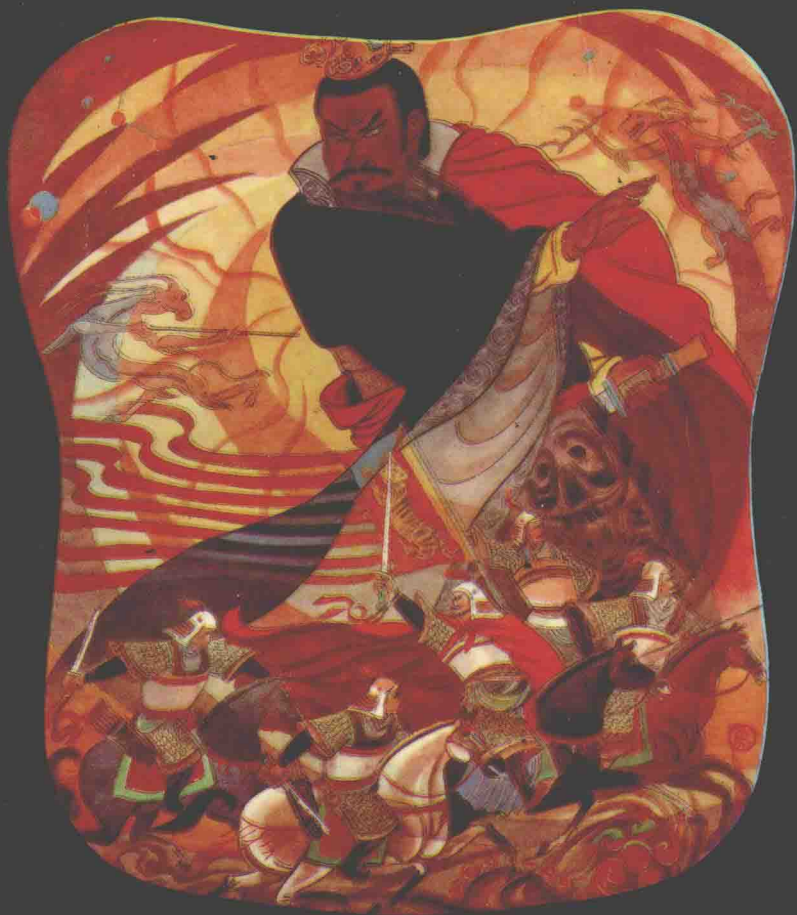


(台湾)萧玉寒武侠玄异小说系列



玄机大师

黄石公传奇

(台湾) 萧玉寒武侠玄异小说系列

玄 机 大 师

黄 石 公 传 奇

岳 麓 书 社

责任编辑 丁方晓
责任设计 胡 颖
封面画 焦成根

黄石公传奇

[台湾]萧玉寒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银盆南路 67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

199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00,000 印张:16.5 印数:1—10,000

ISBN7-80520-503-5
I·284 定价:10.50 元

湘新登字 007 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对换

目 录

第一部 日月乾坤

- 一、立主定国 惊天买卖 (1)
二、嬴吕合璧 移形换影 (29)
三、三大建筑 汇聚龙气 (57)
四、以其龙气 破之龙脉 (83)

第二部 龙飞气腾

- 一、桥下拾履 张良拜师 (131)
二、培育英才 拯世救民 (161)
三、寻觅人选 除秦暴政 (197)
四、渡口狙击 误中副车 (233)

第三部 剑啸中原

- 一、匹夫之勇 难成大业 (263)
二、天机逆转 斩蛇起义 (294)
三、沛县一役 奠定江山 (327)
四、鸿门酒宴 渡过险关 (358)

第四部 九天潜龙

- 一、屯兵巴蜀 进取三秦 (394)
二、三煞作法 逆转天机 (432)
三、平服诸侯 大局已定 (455)
四、楚亡汉兴 吕氏夺权 (486)

第一部 日月乾坤

一、立主定国 惊天买卖

在泰山极顶峰上，如银月色之下，一怪一奇的两位男子，面对面而立，彼此的视线却并非对视，而是天际浩瀚无极的星海。

怪男子蓬头垢面、袒腹跛足，左手拄乌黑拐杖，右手按着浑圆的大肚子，向东面天际而望。

奇男子却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人，挺立峰顶，目如朗星，正向西面的极远处眺望。

山风甚劲，何况是泰山的极顶峰，等闲之辈站于绝顶，休说凭眺，就算站稳，也艰难之极。

一怪一奇两男子却凝然挺立，呼啸的劲风在他两人身边扫过，就如轻风拂痒，悠然舒适极了。

两人寂然无声，凝然伫立，极目远眺，直到圆月从西面移到正中，月下身影消失不见，依然纹丝不动，单是此等凝神屏气的定力神功，普天下也便无多少人可以达到。

当月临正中，形如银盘，悬于天际的一霎间，那面向东面

的怪男子忽然发声道：“石公兄弟，你看到什么了？”

那奇男子原来便是黄石公，只见他神色不变，依然凝神向西面极目远眺，就如根本没听闻那怪男子的话似的。

怪男子忍不住又问了一次，黄石公依然毫无声息，怪男子按捺不住了，不由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怪人说名师出高徒，也不愧是黄石龙脉的传人，一位名师九天玄女，再加一座绝世黄石龙脉，终造就了一代玄机大师黄石公，就凭这等与天地合一的空灵意境，我李铁拐便自叹弗如了。但我的石公兄弟，好歹也得说说，你于此泰山之巅，尊从师训，月圆之夜，凝观天象，又发现了什么？”

原来这怪男子，便是当世的一大奇人李铁拐，他自在谷城汉水之畔，与九天玄女和黄石公师徒分别后，因不敢忘却九天玄女的嘱托，于天机逆转之际，相机助黄石公一臂之力，因此今晚便与黄石公同仁立于泰山极顶峰上了。

不过李铁拐忽然发觉，自别后的十数年间，黄石公竟已今非昔比，不但已从小娃儿变成青年汉子，且功力深厚，天机玄学更突飞猛进，就连他这位已成半仙之体的李铁拐，于此天机玄学上亦自叹弗如，因此李铁拐忍不住倒先行向黄石公请教了，他本来便是一位热血男儿，对此事涉天下苍生的天机大事，岂会不求知若渴？

此时但见黄石公微微一笑道：“铁拐老兄，石公兄弟倒想先听听你的高见。”论辈份，李铁拐学道虽比黄石公早一大截，但黄石公是九天玄女唯一尽传其衣钵的关门弟子，李铁拐得道于老子的玄门之学，论辈份须尊九天玄女为师叔，因此他与黄石公亦算是同辈，他称黄石公为“兄弟”，黄石公称其为“老兄”，江湖道上倒也贴切之极。

李铁拐一听，不由怪笑道：“石公兄弟啊石公兄弟，你是九

天玄女的嫡传弟子，九天秘笈中天机、人间、地脉三大道已尽得所传，我老黑拐无师自通，哪有你这等大福缘？你这是故意来考究我老黑拐么？”

黄石公道：“不然，圣人曰三人行必有我师，石公岂敢考究李铁拐前辈，乃诚心向你请教矣。”

李铁拐一听，不由点头微笑道：“严于律己，谦于待人，很好，果然不愧为黄石龙脉的后人，九天玄女的嫡传弟子！”

李铁拐一顿，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既石公兄弟不嫌我老黑见识浅陋，我便来个胡说八道，休要见笑，老黑的用意乃抛砖引玉矣。”

黄石公微笑道：“李铁拐先生乃得道之人，胡说八道中亦有独到之处，黄石公洗耳聆听呢！”

李铁拐呵呵一笑，大头一仰，视线投向东面天际，神色渐转怆然，接而又变得慷慨激昂，忽然朗声的吟道：“天际白玉京，十二楼王城，道学贯我顶，辗转求长存。游历世间乐，欲穷治乱情；天地睹一掷，东海月华明。烽烟起西廓，扫地如长鲸。呼吸走百川，六国瞬间倾。心知不能语，无奈栖蓬瀛。弯弓射天狼，挟矢不胜情。逢君论天机，肃穆泰山顶。沙尘暗浮海，草木杀气惊。星辰无光彩，白骨成丘山，苍山血泪凝……哎，天下运如此，夫复何言！”

李铁拐吟至激愤处，忽然长叹一声，欲语难言，神色悲怆，溢于言表。

黄石公深知李铁拐刚才所吟，已道出“秦必灭六国”的天机运势，他有感于天下苍生因此惨受血光之劫，心中悲愤，竟连道家无为然后无畏的要旨也忘记了。

黄石公微微一笑，忽然道：“物极必反，盛极而衰，天机运势虽然如此，难道便不可以先顺其势，然后促其逆反么！”

李铁拐一听，他本亦得道之人，刚才心神偶尔震荡，但随即平静，霍然悟道：“不错！这便是无为然后无畏的道家要旨矣！石公兄弟果然不愧为道家老祖的徒孙儿！”李铁拐一顿，又道：“但老黑委实不明白，暴烈如秦国，堪称天怒人怨，为甚竟可得天独厚，占此先机？石公兄弟请释我老黑之疑。”

黄石公道：“此事貌似玄幻，其实亦很简单，因为天机、人间、地脉三道，秦国已占其二，所以其得天下，已是天机大势之必然矣！不过秦国虽得天下，为时亦必极为短暂，因为天机、人间、地脉三道，所占乃天机、地脉二道，独欠人间之道，必难长久。”

李铁拐道：“欠了人间道，为甚便不能长久？”

黄石公道：“按九天秘笈卷首篇论，天机不如地脉，地脉不如人间，乃指一人一家一国运之长久而定，天机、地脉可创立基业，但保业却须靠人间之道，因此又有民可以载舟，亦可覆舟之论，而民亦即人间之道也。”

李铁拐道：“若人间道即天下百姓苍生，则秦国失之久矣，果然未占人间之道，但秦国已占天机、地脉，却如何判断？”

黄石公目视西方天际，凝神屏气，默运其九天无为真气，求索天地之三元之运。他的九天无为真气，乃九天玄女独创的内功心法，其中包含老子的无为神功，以及九天玄女的独门九天玄功，因此又称为九天无为神功。

黄石公凝神屏气，默运九天无为神功，于浩瀚无极的乾坤中，求索天地间的三元之运，好一会，方肃然道：“九天秘笈道，天有象，地有形，若上下而成一体，则星吉地吉，星凶地凶，所谓天光下临，地载吉凶也。又按目下九星旋运，天枢星主天下之机要，恰好转临秦土，因此秦国恰占天机，此乃浩瀚乾坤奥秘所定，不以地脉及人间两道所能转移。”

李铁拐道：“那地脉之道又如何判断？”

黄石公道：“泰山乃极东之地，西望极地乃昆仑，昆仑为四极之祖，分流三千。北干出河北，入云中，越九嶷雁门，回南而为太原帝丘、太行恒山，派九河，东北渡辽海；中干出河南，自秦地三回，入丰沛晋地，派生伊河、洛河、汉水、泗水，再入于海；南干出江南，自陕而右分，出西鄙，回巴蜀，越荆衡，入黔中；东耸为匡庐，北渡闽粤三吴，自浙右入海。地脉通曰：因山以定水，因水以别山，随其形势而分，因形势以推其气。而昆仑三千中，以中干为至尊，至尊四极之祖，而定地之四极，汇八方之气，秦国恰处中干龙脉三回之地，当天枢星运移秦地天际时，秦国一统天下的时机便降临矣！”

李铁拐一听，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虽无奈但又心有不甘道：“按石公兄弟所判，秦国一统天下，势所必然，但天下苍生亦必然受苦更堪，我辈中人，既已洞悉天机，又岂能坐视不理？好歹也得想个妙法，令秦国一统天下的运势逆转也。”

黄石公一听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此为恩师九天玄女未了之愿，黄石公岂敢怠忘一二，况且师傅已预为布局，日后必能启导天机再度逆转，李铁拐先生稍安毋躁。”

李铁拐怪笑道：“当日你师傅九天玄女，的确在嵩山少阳、太阳两峰上，布下以龙脉汇聚反秦血煞大法，但当日九天玄女亦隐示，凭此尚未足令天机再度逆转，未知后来尚有甚妙法布下？”

黄石公微微一笑道：“不错，当日师傅临别之时，亦曾向石公喻示，嵩山陈氏、吴氏两大龙脉，受其地力及血脉根基所限，仅能起启导天机逆转之作用，若要令逆转的天机成为大势，及进而令天下由乱再入大治，则尚须更强盛之大地龙气推动，此事师傅果然已布下妙局，但其旺发尚须假以时日也。”

李铁拐一听，大喜道：“九天玄女乃九天秘笈使者，她布下的妙局，必定灵验无比，惊天动地，但未知是否可向我老黑透露一二？”

黄石公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李铁拐先生应知已知，不知者似暂未应知也，老子祖训道无为方致大巧，无知才达精通境界，铁拐先生得道远早于黄石公，难道连此点亦忽然忘却了吗？”

李铁拐眨了眨眼，怪笑道：“是，是，老黑今晚想必被天象所惑，心潮激荡，竟连吾道本旨亦忘记了，天机不可轻泄，不问也罢……”

李铁拐一顿，却又忍不住道：“不问便不问了，但石公兄弟日后有甚去处？这并非不可轻泄的天机吧！”

黄石公呵呵一笑道：“其实铁拐老兄不过是明知故问，石公此行，自然与师傅的布局有关也！但具体如何，尚须随机应变，行踪尚难确定，铁拐老兄切勿见怪。”

李铁拐闻言亦哈哈大笑道：“老黑自然知道更你此行事涉天机运势，至于你的行踪，老黑大概尚可预知一二吧！”

黄石公微笑道：“知者应知之事也，既然已知，又何必再问？”

李铁拐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不问，不问，总之你记住，有用得着我李铁拐之时，只须你的九天无为神功，千里传音，叫三声老黑拐，我老黑自然便会降临也！”

李铁拐话音未落，手拄的乌黑铁拐向山地一顿，身如烟云，凌空而起，疾飘而去，未眨眼不见踪影。

黄石公目睹此无尚道家身法，不由暗佩道：“九天玄女师傅临别训导，天下之大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此言半点不差，就与李铁拐先生相较，我黄石公于天机玄学上，或许稍胜一筹，但若论在人间腾挪变化的本事，李铁拐先生便比我强多啦。”

黄石公这般转念，当下更引为警诫，日后在江湖行走，绝不轻举妄动，傲视天下。

王翦黄石公谨遵师傅九天玄女的训示，当晚与李铁拐会合，同登泰山极顶峰，实地夜观九州风云大势，践诺师傅未了之愿，以九天秘笈之学，造福天下苍生的大志因此更为坚贞。他也不再在泰山逗留，连夜掠下山来，径直向秦国地域进发。

黄石公此行入秦，乃仿效他的师傅九天玄女，实地堪察天机异兆，然后再相机行事。

其时秦国疆土，横跨西北直至中原。黄石公离开泰山地域，向西北面进发，不消二日，便已进入秦国地域了。

黄石公循其师九天玄女的足迹入秦，但他却没再费时去查察秦国的民生，因为他已确知秦国无论何处政暴烈，秦国百姓如何处身高压，暂时均未足动摇秦国一统天下的运势，因此他亦只能随机而行，顺势而促其演变。

黄石公着急的，倒是秦国本身的根基运命，这点与日后的天下大势演变有莫大干连，可惜黄石公对此知之甚浅。

黄石公的求知欲极强，他决定探究的，便无休无歇，非要弄个清楚明白不可。

他在秦国民间四处奔走，寻幽探秘，拜访当地的异人隐士，终于弄明白秦国的来历，亦即其本身的根基奥秘。

原来战国七国中，秦与晋国是唯一的同宗，其祖同为飞廉，飞廉有子襄公、叔虞。周穆王时，有八匹骏马，一叫绝地、二叫翻羽、三叫奔霄、四叫超景、五叫逾辉、六叫超光、七叫腾雾、八叫挂翼。飞廉率两子襄公、叔虞，同为周穆王驾御此八匹骏马。

周穆王常乘此八骏之车，游行天下，车辙马迹，无处不到。飞至昆仑，与西王母相遇，设宴于瑶池，款待周穆王，饮的是玉液琼浆，吃的是龙胞凤脯。飞廉及两子襄公、叔虞有幸叨光，得尝此绝世仙家之宴。

周穆王却因此乐而忘返，连江山也不要了。当时有徐偃王在周作反，西王母对周穆王说：“快速回去吧！不然，江山便是他人的了。”

周穆王无奈，才命飞廉及两子驾御八骏之车，飞返周土，又令飞廉率两子平定徐偃王之乱，奏捷之日，因飞廉两子襄公、叔虞建有奇功，周穆王重为封赏。

周穆王封襄公为秦侯，封地为雍州（即今陕西凤翔县），这便是秦国的始祖。

周穆王又封叔虞为晋侯，封地绛州（山西翼城县），这亦即晋国的始祖发祥地，后来晋一分为三，是为魏、赵、韩三国。加上原存的秦、齐、楚、燕四国，并立为战国七雄。

上述不但是秦、晋的国运根基，而且亦是其余五国的渊源奥秘，因为，黄石公很快便发觉，秦国为甚首先灭赵、魏、韩三国的奥秘所在了。

黄石公在秦国地域寻访查察数月后，便突然听说当今的秦王昭公，命大将王翦、王贲及王孙异人，统率十万大军攻赵，企图一举把赵国灭掉。

黄石公闻讯，便萌入赵之念，因为他打算实地察视，秦国是否已足具一举统一天下的根基实力。

黄石公入赵后，不料却遇上赵国的一位奇人，他姓吕名不韦，此人竟精通相学，特别是对世人的本命贵贱、吉凶祸福，其功力之深，令黄石公亦啧啧称奇。

当时秦国攻赵大军浩荡而近赵境，安下营寨，先令人巡哨，哨子回报道：“离此地五十里，地名漳河，有守将李维叔守城，城门紧闭，城上旗帜鲜明，显然早有准备。”

秦军大将王翦道：“赵军既有准备，不可轻敌，秦军远途而至，若轻举妄动，恐中其奸计。”下令哨子先探清虚实，再作定

夺。这一面漳河城守将李维叔，知悉秦迫大军压境，先下令三军紧守城门，又差人飞报赵王，报说秦大将王翦、王孙异人等，领兵十万，侵入赵境，已距漳河城五十里外扎营。

赵王闻报，急忙升殿议事，其时的赵王为孝成王赵丹。赵丹对文武君臣道：“秦强赵弱，彼众我寡，秦将王翦善用兵，今犯我境，势难抵敌，卿等有何退兵之策？”

上大夫蔺相如道：“秦兵远来，人倦马疲，深入重地，不熟地形，此兵法之大忌，可差人密领城兵三万，从蒲吾僻地，兼程前进，偃旗息鼓，两路埋伏；然后再遣大将神兵拒敌，我大军一到，秦军必空群来迎，却令奇兵暗入秦军后方，掳其辎重，分其锐势，令其首尾难顾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秦军必败无疑。”

赵丹一听，欣然道：“蔺大夫之言甚妙，寡人依计行事便了！”

于是赵国派出公孙干将军，领奇兵二万，由蒲吾小路，先行埋伏，又派大将军廉颇统兵五万，及谋士王匡，副将尹纶，赶赴漳河迎战秦军。

赵军逼近漳河城，安下营寨。第二天，廉颇亲自披挂出马，指名秦将王翦答话。两将在阵前相遇，廉颇道：“秦独霸西北，与赵国并无仇怨，为甚屡犯我赵境？不怕全军覆没么？”

王翦道：“汝赵国乃偏邦小国，不知自量，竟敢抗拒我大秦！”廉颇大怒，挺枪直取王翦，王翦挥刀相迎，二马相交，战不到三十回合，廉颇拖枪便走，似不敌王翦的神勇。

王翦却勒兵不追，但秦军副将王龁在远处见廉颇败走，随即挥动人马，鼓噪长驱追赶。王翦忙制止道：“颇非真败，恐有埋伏，不可贸然追击。”

但王龁自恃乃秦昭王重用之将，竟不听王翦之言，催令三

军疾进。秦军追击赵军不到十里，忽有后军哨子飞马来报，赵军从两路夹攻，劫破后营，抢掠辎重，连在后营监军的王孙异人亦掳去了。

王屹一听，大惊失色，急忙调军回救。正当秦军回援时，廉颇把旗号一展，赵军五万精兵卷地而来，如翻山倒海，势如破竹。秦军大败，中途又遇偷袭秦军后营的赵将公孙干，前后两路攻来，势不可挡，秦军溃不成军，王屹、王翦死战，方能脱身，直退回秦境五十里，才稍稍稳住残兵败将。

王屹、王翦率残兵退返秦国，入朝领罪。秦昭王怒责王屹、王翦道：“汝二人既失军马，王孙又被掳去，有何面目见寡人，来人，把二人推出去斩了！”

秦国安国君一听，即出班奏道：“王翦乃秦之名将，屡建大功，今若斩首，失此股肱，于国不利，于王孙更无裨益，赵国知我国中无大将，王孙处境势必更堪忧，望秦王三思。”

秦昭王并不愚蠢，他一听便趁势道：“既安国君求情，那就免汝二人死罪，但王屹擅作主张，不听主帅之命，致有此战之败，降汝为庶人，永不录用，王翦身为主帅，监军被掳，损兵折将，其咎亦难辞，姑念汝有功于国，降职留用，待罪领军，以图后效！王屹、王翦二人连忙谢过秦昭王不杀之恩，站到一边，不敢作声。”

秦昭王又向君臣道：“如今王孙被赵国掳走，如之奈何？”

有辩士牛西出班道：“王孙被掳，暂难讨回，不若修书一封，待微臣入赵，陈以利害，赵国必不敢难为王孙，然后徐图营救。”

秦昭王大喜道：“依卿之议，寡人即便修书一封，派卿入赵，陈述寡人暂罢兵之意。”

当下秦昭王修书一封，令牛西立刻入赵，巧与赵国周旋，务必保住王孙异人的生命。

另一面赵国廉颇大获全胜，收军押解异人返都城邯郸。

赵王大喜，重赏廉颇，犒劳三军，当庭怒斥异人道：“汝祖无道，屡次犯我赵境，今番被擒，有何话说？推出去斩了！”大夫蔺相如乃精明之士，一听连忙出班劝阻道：“赵王不可，秦国势强，赵国力弱，若斩异人，则秦必大举兴兵，赵则危矣，若留异人于赵国为人质，秦国必投鼠忌器，不敢对我用兵，则赵国可保太平。”赵王沉吟间，忽报秦国有使者求见。赵王令宣进见。秦国使者原来便是辩士牛西。牛西拜见毕，即向赵王呈上秦昭王手书。

赵王拆书细阅秦昭王手书，道：“秦王稷书呈赵王丹：秦与赵本为一姓，异人乃王孙，一脉同源，今不慎被俘，命悬旦夕，兹愿罢兵以修旧好，但望早赐释归，生死骨肉之情，望王亮察。”

赵王宣牛西近前道：“汝秦王既知秦赵本为一家，为何屡犯赵境？异人虽受擒，未忍诛戮，汝有何辩解之情？”

牛西朗声道：“秦、赵虽原一姓，但国势自有强弱，则必有相争，若赵国强势于秦，岂会安于本份，而不图进取？此乃国存之道也，望赵王谅解。”

赵王丹一听，问牛西道：“汝在秦任何职守？”牛西道：“微臣在秦不过忝居微末之位。”

赵王叹道：“微末之臣亦有此胆识，可谓用之其人矣，你且先退下，于驿馆等候，寡人不日自有处措相告。”

当下牛西先行拜辞出殿，在赵都驿馆中等候消息。

赵王向群臣询道：“如何处置异人？是杀是放，卿等有何高见？”

群臣有主张杀的，有主张放的，莫衷一是，难于取舍。

大夫蔺相如却道：“不放亦不可杀。”

赵王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蔺相如道：“杀则必惹刀兵之祸，但放亦难免一战，若把异人留在赵国，作罢战之人质，则秦国必不敢轻举妄动矣。”

赵王喜道：“蔺大夫之言甚合寡人之意，依此处置便了。”

当下赵王修书一封，交与秦国使臣牛西，回秦覆命。

赵王又对赵将公孙干道：“汝监异人于私邸，不可纵失，亦不可拘禁过严，更须善待之，一切务须谨慎从事。”

赵将公孙干领命，带异人返其府第，他与秦国王孙异人并马而行，路经街市，立刻便引起街旁人丛中二位奇人的注意。

此人年过四十，戴一顶商贾的头巾，样貌平平无奇，但双目却闪烁生光，似乎目力极之厉害，他是赵国阳翟人，常于赵都邯郸营商，姓吕名不韦。

吕不韦本来静静的站在街旁的人丛中，以避让驰近的快马，当公孙干和秦王孙异人并马在他眼前驰过时，吕不韦的目光投在异人的身上，心中一阵激荡，一句妙语不由冲口而出道：“当真奇货可居也！”

吕不韦无意中冲口而出的一句话，却立刻引起另一位奇人的注意，这人年值青壮，满脸风尘仆仆，似乎已游历了不少地方，他距吕不韦本来近十数丈，吕不韦脱口而出的一句，本来声音极微，普通人就算在他身边亦决计听不清楚，不料这人耳力之佳，已达可听飞花落叶的境界，吕不韦的话，竟点滴不漏的钻入他的耳中，他眼神霍地一亮，投在马上异人的目光，改而疾落在吕不韦身上，心中暗道：天地间果有卧虎藏龙，说话人相鉴术之精，只怕并不在自己之下，匆匆一瞥间，便被他窥透数十年后的惊天奥秘来了。

原来这位青壮男子，便是闻报秦攻赵，匆匆赶到赵都邯郸的黄石公。

黄石公在邯郸城中四处走动，查察天机所兆赵、魏、韩等行将被灭的奥秘，刚巧在街上遇上公孙干押解秦王孙异人返府第软禁。

黄石公在人丛中向公孙干和异人一望，但觉公孙干骨格平平，虽贵为赵国大将，但亦仅此而矣，并无多大贵气，因此他的目光在公孙干身上一溜便过去了。

黄石公的目光转到异人身上时，心中不由突突一跳，但见异人鼻梁高挺，耸如山丘，双目长而宽，天庭宽阔，两边山林位隐隐紫气扬溢，心中不由暗道：“隆准长目，天庭广阔，已是王者之相，再者其两边山林位旺气已现，祖宗必已得风水龙脉，虽然旺发之期尚未至，但不出二代，必定荫生帝王血脉，届时龙脉旺发，便是其一统天下之时矣！”

黄石公心念电转之际，忽闻一声“奇货可居”，循声一望，立刻便发现了发声之人，心中便又一动，暗暗留意那人的动静，因为他发觉那人竟亦窥透异人身上潜藏事涉天下祸福的惊天奥秘。

公孙干和异人的座马很快便过去了，达官贵人伙同出游返府，这在赵都邯郸城是寻常事，人马过后，也没惹起赵人的多大注意，街上也很快回复平日的喧闹场面。

黄石公在赵都邯郸四处奔走了大半日，不觉也感饥渴，他自小便独立谋生，于人情世故上，比其师九天玄女便精明多了。

他未入酒馆，便先计算一下身上的银两，是否足够付账，若不够，他随便买三几块干饼一碗茶水，也便算一顿了。

他知道行走江湖，吃喝住三样，若缺了银两，那是决计寸步难行的，因此他自独闯江湖后，替人堪察几宗运命，对方能付得起的，他也照收不误，但若付不起的，他自叹一句财运不济，也就算了，绝不去刻意强求。